

【如是我闻】

车辐的滋味人生



□李怀宇

2006年11月13日,我在成都访问车辐先生(1914-2013),当时他虽不良于行,但神游万里,海阔天空畅谈,深得饮食妙趣。

车辐以为:一个人爱吃,或在报纸上写几篇饮食文章,会做几样自己认为可口的菜,于是便被人称为“美食家”。这样来得太容易的“美食家”,实际上是在酒席筵前人对人的一种客气、一种称呼、一种礼貌,可它并无多少实际意义。钟叔河说:“谈吃也好,听谈吃也好,重要的并不在吃,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。此种气质和风度,则在无论怎样枯燥、匮乏以至窒息的境遇中,也可以生活,可吃、可弄吃,亦可谈吃,而且可以吃得或谈得津津有味也。”车辐引为知己。

车辐的《往事杂忆》,回忆的是旧时风云,人情里有美食,更有妙语。

抗战开始,影剧人分批先后到四川,1938年底先一批到成都的有谢添、白杨等,后来的丁聪、吴祖光等,车辐都接待过。当时车辐在《华西晚报》当记者,到牛市口汽车站去接他们,次数多了,有的还住在报社位于五世同堂街的编辑部,如吕恩、吴祖光、丁聪、白杨等。朝夕相见,有空就去坐茶馆,赵慧深、李天济、陈白尘等,都爱坐茶馆,吃的是盖碗茶。大家吃茶的地方是市中心的商业二泉茶楼,春熙北段的三益公茶楼,五世同堂街报馆对门的老茶馆。车辐有了稿费,也请他们到小饭馆去吃一台,这小馆子就是荔枝巷口的正发园,有时到隔壁暑袜街打全兴大曲,酒足饭饱。有时晚上去锦华馆内卖卤肉的摊子上,拌一份兔丁,来一大碗锅贴、卤猪蹄,就算过夜了。

有一次,车辐在新集商场同吴祖光、丁聪吃毛肚火锅。那时的成都火锅,是烧泥巴炉子,上面是荣经砂锅,几块牛肚、牛肉片、鳝鱼片,再加几盘豌豆尖、米粉,就这样吃了毛肚火锅。

当时车辐每天早上必到《华西晚报》编辑部,写完了稿,顺道到凉亭和吴祖光、丁聪闲聊起来。彼此很自然地聊在一块儿了,如去找成都的小吃凉拌兔肉、生煎包子等。有一次,沈扬问车辐:“你们到哪儿去?”车辐说:“吃花酒去——”沈扬睁大了眼睛问:“吃花酒?”车辐答:“一点也不错,去吃花生米子干酒啊!”当时,车辐的经济状况,只能吃干酒,有钱时才敢去吃两杯大曲,大曲比干酒贵三分之二。

在成都,车辐见证了吴祖光创作《林冲夜奔》与《少年游》两个剧本的过程:在舞台布景的景架东拼西凑而成的破屋中,吴祖光与丁聪两人共用一张木板床,一个小书桌,还被丁聪的书刊杂物堆积占去了一大半,此外,屋内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供他们二人活动了。吴祖光随便坐在小板凳上,伏在床板上,无论酷暑严寒、雨打风吹,照写不误,他在这狭窄的屋里,终于完成了这两个剧本。而丁聪在零乱的小书桌上严肃地创作了《阿Q正传木刻插图》。丁聪还画了揭露当时成都社会形形色色丑恶面的《现象图》。为此,丁聪去看了“花街”,车辐还陪他去成都市中心顺城街的安乐寺。叶圣陶为丁聪《现象图》填了《踏莎行》一词:“现象如斯,人间何世?两峰鬼趣从新制,莫言嬉笑入丹青,须知中有伤心涕。无耻荒淫,有为惕厉,并存此土殊根蒂。愿君更画半边儿,笔端佳气如初霁。”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,齐白石被四川军阀王缙绪接来成都,住在南门文庙后街王缙绪公馆。馆内布置宁静幽雅,花木繁茂,适于齐白石安居作画。王缙绪自诩“儒将”,收藏古书画,请齐白石鉴定,结果发现赝品居多。王缙绪向齐白石提出:

愿出重金,请其在假画上写几笔,并求盖章。齐白石受此凌辱,坐卧不安,园林也显得暗淡了。画家刘既明等同去看望齐白石,并请他去吃陕西街成都有的川菜馆“不醉无归小酒家”,刘既明点了葱烧鱼、蒜泥白肉、肥肠豌豆汤、红烧舌掌等。齐白石甚为赞美。不久,齐白石辞别王缙绪,乘舟东下,如脱牢笼一般。他来四川,原想上青城、去峨眉,结果却一处未往。

抗战胜利前两年,车辐在《成都快报》兼任记者,和几位媒体同行受邀到成都昭觉寺访问张大千。张大千住在昭觉寺的最后一殿,是藏本版经书的地方。他携带的徒弟、裱工、佣人、家眷及厨师等分住几间大屋子,画案上文房四宝应有尽有。张大千红光满面,美髯飘拂。大家寒暄后,看他的弟子们作画,他在一旁指点。中午开餐,张大千说:“随便吃吃,随便吃吃。”满座一桌,却只有几样菜。可这几样菜的分量,也可抵一桌全席。头一道菜是葱烧海参,大青花盘子盛着,是乌参发的,二指宽,如凉粉之嫩,足见高明厨师的技法。葱烧海参是北方馆子明湖春的地道做法。另外,配有两碗银丝卷,银丝卷当时只有明湖春一位姓庄的北方厨师能做,一个有二两,咬开皮内条条银丝十分爽口,川厨中只有荣乐园蓝光鉴的白案可与之对手。第二道菜是一大品碗三大菌烧鸡转弯及鸡翅,据说张大千最喜欢吃鸡屁股。另外,还有板栗烧鸡、红烧樱桃肉,颗颗发亮,火功到家。每道菜分量均大,当一般上席菜两三倍,足使座上宾客大快朵颐。车辐回忆:“这一席过去了近五十年了,而今回味,仍有清口水在齿颊间流动之感。”

1942年夏天,抗战中成都的电力不足,常在晚上停电,车辐与吴先忧常在商业二泉茶楼相会,躲过黑暗之夜,其中几次见到巴金。巴金和吴先忧是老友,闲谈中,就以商业这个市中心热闹地区谈起了吃。巴金当时最喜欢吃的是商业江楼老号的猪油发糕,以生猪油和白糖上笼,蒸好,味香甜,油而不腻,很爽口。后来巴金到成都,沙汀请他吃过一顿全汤席,是由名师谢海泉主厨,品尝到了开水白菜、鸡皮鸽蛋、清汤双脆、奶汤菜等。巴金回成都,吃得最满意的家乡菜是青胡豆油酥豆泥,这是春天的青胡豆(即嫩蚕豆)煮熟后,去皮,只取青豆瓣捣成泥油酥而成,吃的就是这春天的时鲜味。车辐和巴金最后一次见面,是在1993年12月6日,车辐等人去上海武康路巴金家中拜访。他们当着巴金的面,拿出一大布袋从成都带去的川西坝子特产——青菜脑壳、蒜薹、油菜薹等新鲜蔬菜。巴金情绪激动地对车辐他们说:“谢谢!”

1947年5月末,昆曲艺术家俞振飞首次到成都演出,住在骡马市街大川饭店。车辐深夜去饭店采访他,把他从睡梦中唤醒,深感抱歉。俞振飞说:“我干的这一行,本来就是和新闻记者分不开的,好,咱们来谈吧。”他边扣衣服,边把到成都后的情况告诉车辐。第二天早晨就见报。

当车辐第三次见到俞振飞时,俞老已经八十多岁。车辐请教俞老的长寿之道。俞老说:“很多朋友都问过我长寿的原因,我总结出四个字:不动肝火。”他还解释说,“不动肝火”的含义是多方面的,首先是在个人修养方面,要尽量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,不关原则问题的大气小气一概置之脑后;把一切寄于艺术;同时,还得常常以开心的事自娱,比如能够尝到烹调精美的川菜,这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,值得高兴。这一高兴,反过来又能平肝润肺,于长寿大有裨益。车辐说:“我感到俞老的这些见解都是‘不动肝火’的绝妙注释。”

而车辐享年九十九,何尝不是这一人生哲理的绝妙注释?

□高祥

打我记事起,每年过年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做灯。

挖来萝卜,浸泡、冲洗,晾干后放在桌案上,拦腰切段。取一段萝卜,拿勺子挖出圆芯,形成一个凹陷的灯窝。灯口上剪出一些尖角圆角,形如花瓣,有时还会刮掉一小圈萝卜皮,修饰出一条花链。

也有更复杂的。将萝卜一剖两半,以半面作灯座,朝上的一侧再削皮、挖坑。挖两个的就是双头灯,挖三个、四个的也有,甚至有时挖五六个灯窝。点上灯后,几个火苗一字排开,相互映照,灯火明亮。

其中,青萝卜灯叫“翡翠灯”,白萝卜灯叫作“白玉灯”,红萝卜灯叫“红灯”,胡萝卜灯则唤作“金灯”。胡萝卜虽个头小,但水分少、质地硬,好修整,加上红红黄黄颜色好看,慢慢的,“金灯”就逐渐成了萝卜灯的主流。

相比之下,做面灯可施展的空间就大多了。如果说萝卜灯是做减法,算作雕刻,只能随材就物,那么制面灯则是做加法,属于雕塑,可以塑造出各种形状。

做面灯要用烫面。面醒好后,最普通的灯做成牛眼酒盅状,底部墩平,口沿规整;讲究点儿的做成高脚酒杯形,上下粗中间细,杯口捏出花鼻或褶子;繁复些的则会做成十二生肖等各种造型,比如鸡鸭鹅兔、牛马龙蛇、金鱼蝴蝶、刺猬大象……

它们配上黑豆、红豆、花生、芝麻之类作眼睛,有的憨态可掬,有的滑稽可爱,有的笨头笨脑,有的夸张荒诞。这些造型,或头上顶灯,或怀里抱灯,或背上驮灯,或口里含灯,嘴巴上再粘一角红纸,就会显露千般形状、万种神态……

除了动物,还有植物,南瓜、桃子、白菜、葫芦、荷花、牡丹,不一而足。还有十二月灯,灯口从一褶一直捏到十二褶,祈求一年平安富足。还有灶王灯,大而圆满,花褶众多……

灯做好后,还得插灯芯。灯芯的杆儿要用黄草,外面捻上棉花,插进灯窝,倒上豆油,就可以点灯了。用黄草作灯芯,不知道这是谁的规矩。

花灯备好,元宵节当晚,就要送灯了。灶王灯,敬供灶王爷;三头灯或者五头灯,供到天地神位前;十二个月的月灯,供给财神爷;其他的灯则各归各位。

除了屋里,大门前、堂屋前、庭院里,都要送灯。狗灯照狗窝,鸡鸭鹅灯照鸡窝,猪羊灯送猪圈羊圈……门前树下,窗台磨道,厕所阳沟,到处灯火摇曳,映得院落如昼。

面灯放在家里,过后需要收起来吃掉。萝卜灯则是送到外头的。小时候,每年正月十五,我都要跟着大人出门送灯。其中,“金灯”“红灯”主要送到祖坟,其他的则要敬供各路神祇。

往外送灯是男性的任务。傍晚时分,挎着装满萝卜灯的筐子,带着油壶出门,有时还会捎上几挂鞭炮。村子外,各家各户送灯的人早已络绎不绝。人影游移,灯影闪烁,反衬着元夜山野的清冷和空旷。

村里的胡同、老树、碾台、水井、土地庙等等,都要逐一敬灯。到村口处,敬一盏灯,感谢路神保佑出入平安,祝愿新年四通八达。到汪塘边,敬一盏灯,感谢水神一年保水供水,祝福新年风调雨顺。走过自家地头,敬一盏灯,祈请土地神护佑春耕秋收,五谷丰登。走到山上,在巨石下敬一盏灯,祈求山神护佑,山林平安、消灾祛病。走到山泉边,敬一盏灯,祈愿泉神保佑,泉源茂盛、泉水长流……

因为怕被风吹灭,送灯时往往因利乘便,将萝卜灯放在石头前,或者石缝里;或者立块石头挡住风,或者用手在地上挖个凹洞,将灯放进洞里。印象中,野外又常常风大,要想让灯火一直亮到自然熄灭,得费不少思量。

俗话说,八月十五云遮月,正月十五雪打灯。二者相隔五个月,我很少记得中秋节月明月暗,但记忆里元宵节似乎月夜不多,几乎都是阴天。当然也有雪天或者雨天,更添一路奔波、一路风霜。

送完灯往回返,从山上望去,远远近近,遍野灯火。顺山而下,一路山路蜿蜒,一路灯光摇曳,一直通向村头,通到灯火通明的村庄。繁光远缀天,接汉疑星落。远远近近,灯影绰绰,明灭闪烁,恍如黑夜里坠落地上的繁星。它们化作星雨,在眨眼,在跳动,在遥相辉映,在照彻我的记忆……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也有很多年元宵节不回家乡了。多年来,见惯了城市的张灯结彩,见识过灯展的缤纷喧闹,总难免想念老家的遍野灯火。只是家乡元夜,是否还有那些自制的花灯,依然如星雨般飘落山野?

【逆旅拾光】

灯影里的故乡